

第九章：大豹悲歌

四月，日本官方，正式宣告全島平定，改行民政。

六月，台灣總督走馬換將，調走樺山資紀，調來桂太郎，七月公布寬赦諭告，三角湧義軍，大量返庄復員，重建鄉里。十月，再換乃木希典上任後，更張統治方針、調兵遣警，組織民丁、以漢制漢，將矛頭傾全力，指向山區還不歸順的殘餘義軍。

入冬，眼見事已至此，蘇力夫婦、蘇俊夫婦及其三子，落寞潛渡廈門。十二年後，蘇力由女兒蘇拉迎回故里隱居，終至消沉病歿；蘇俊則於初時，加入當地反清興中會，並在民國初年投身國民革命軍，其後行蹤不明。

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，日軍守備隊撤走前，陳氏三人開始私下商討重建祖師廟，並研議安撫鄉民積極從農的兩大步驟；希望一則從心靈層面，進行變天以來的療傷止痛，一則從經濟層面，改善鄉親的基本生活。是年，冥冥中，或許確有神鬼應許的存在，陳種玉果然如願生下一子；為了感謝三角湧溪、土地公坑溪的匯口恩澤，感念翁景新父子守鄉護土之死，此子於是取翁國材的「材」字，且爰依長子陳材洲的「材」序，將之命名為「陳材浦」。

同年八月，台灣總督府頒布「土匪招降對策」，陳秋菊迫於局勢，只好率眾下山歸順，交換條件為允其經營樟腦開採與製作。此時，已經是翁景新父子死後，一年又七個月了。

翌年，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，隨後公佈第一七號律令，實施「台灣地方稅規則」，次第開徵地租、戶稅、雜稅、家屋稅，各種繁複的殖民地附加稅。這使得才剛復建三年的三角湧人，窘困情形更為雪上加霜。陳氏三人未雨綢繆，責由陳種玉帶頭倡議，籌策於次年動工重建祖師廟，且期約落成典禮時，特別舉辦「神豬」比賽；並且強調這項比賽，將在此後「祖師公生」，年年辦理，藉以帶動街庄家戶，可行可為，農鄉最根本的養豬產業。

另一方面，同年十月，山區義軍活動稍止，日方於是延伸軍事矛頭，指向山地番社的武力鎮壓，並同沿山傳統樟腦事業的擴大復產。其後數年，兒玉源太郎仿效劉銘傳老套，採取「以漢制番」的手段，組織在地隘勇、推進樟腦生產線，大量湧入山區的漢人腦夫，因有政府當後盾，行為非常乖張，遂乃引發番社激烈反抗，襲擊隘勇腦丁，破壞腦灶器械的抵制事件，無時不聞；官方則不甘示弱，發動守備軍隊協同警察編組，極端進行「以暴制暴」。

當性格強硬的日本軍警，遇上性情剛烈的泰雅族人，雙方形同炸藥對上煤油，而樟腦的豐富資源與漢人的無窮貪婪，於是成為火種。一場最後生死交戰，似乎已經箭在弦上。

泰雅族人，早因漢人壓迫，退向新店溪、大豹溪，建立了烏來、金敏仔、大豹、有木諸社，守社護山之心，並不輸給三角湧人。其中，則以烏來、大豹二社，意志最為堅決。

先前，大豹社前山總頭目瓦旦·燮促，曾於明治三十年接受總督府邀請，有過一次「全島番人頭目赴日觀光」之旅，見識了船堅炮利的日本軍容，整齊乾淨的日本街屋，彬彬有禮的日本國民；返台後，心有震畏，情有嚮往，幾度交雜在不如歸順與繼續反抗的掙扎中。

瓦旦·燮促決定繼續反抗的原因是，泰雅族歷來面臨外力入侵，總是再三忍讓，長此以往，終將不知伊于胡底；另外的原因是，包括他長子樂信·瓦旦在內，附近部落裡，最近又陸續出生許多泰雅嬰兒。他想像著，面對諸多即將成長在漢人、日本人環視下的小生命，身為總頭目的他，總得盡到某些世代存續，族人尊嚴的必要職責吧？

大豹社群，雖然性格強悍、意志堅決，終究人少勢薄，難成有效防衛力量；瓦旦·燮促於是先後收容義軍殘部多達千餘員，同時積極號召烏來、大崙崁、新竹馬武督等部族加盟，

藉以增強戰力，拉長戰線。而有關習性不同的義軍漢人，只要尊重泰雅族人、不違背泰雅族俗，瓦旦·燮促則並不反對他們住進部落，結交泰雅未婚女子。

如此苟活之策，在兒玉源太郎主政前期，大豹社人倒也撐過其間三年的多次戰役。

三十四年十月，祖師廟落成，三角湧人從艋舺迎回祖師神尊。三角湧舉辦盛大廟會，在賽豬迎神、設宴慶祝之外，更遠從宜蘭請來一台「車鼓戲」（歌仔戲），增添熱鬧氣氛。

是時，陳種玉已歷任始創於明治三十年的三角湧辦務署區庄長，三十一年度的日本赤十字社正社員，三十二年的三角湧保甲副局長等職務。此刻正拜命大崙嶼辦務署第一區及第二區街長，三角湧公學校學務委員，海山堡三角湧庄外七庄人民總代表，以上身兼數職任上。

下午，秋高氣爽的鳶山下，拜神賽豬活動忙碌後，廟埕響起了陣陣暖戲鑼鼓聲。

陳種玉謹慎問過邀宴名單，親自看過辦桌情形之餘，難得空閒下來，走向內間。他原想抽身探視一下，已經虛齡五歲大，正在出麻疹的三子陳材浦的；但女佣突然入內請示，後門有兩人等著求見，詢問是否開門放進他們。

有兩人等著求見，陳種玉一聽，心頭不覺泛起一抹煩累與憐憫，見或不見的小矛盾。

執行多年公務以來，這種無日不絕的求見，無時不有的矛盾，已經困擾到他身心交疲。他曾經在三角湧第一區庄長任內，協助過無數稅金緩繳的請求，農地加大墾佃的請願，年前雖然訴願辭職獲准，眼下還是奉令，勉強再接上述職務之中。

尋思片刻，陳種玉吩咐女佣回問，求見者若是三角湧在地人，便要他們去另找接任庄長的陳國治，若是大崙嶼或三角湧以外七庄者，他就答應所求。未幾，女佣回報說，一個是豆花勇仔，自稱以前受過少年頭家交待，有事必須趕緊前來通知；另一個自稱是回庄拜過祖師公，順便惹來染坊探望老頭家，現居大豹社的鳶山黃厝人。

豆花勇仔是熟人，立刻被放入。他將陳種玉拉至角落，聲音小到只有祖師公才能聽見的說，中午他參加過神豬頒獎典禮後，很高興的跑回家，打算照顧他阿母與他女兒吃飯；想不到才剛走近山麓下，便聽到老墓埔那邊，突然傳來兩聲慘叫。他趕緊爬上一看，看見原來是劉扁獅與張阿三那兩個「爪耙仔」，不知為何都頭破血流，一起死在許阿欽的墓頭上了。

「頭仔，會不會是阿欽顯靈，趁大家忙著看熱鬧，暗暗抓走他們呢？」

「勇哥仔，現場你有看到任何凶手和凶器嗎？」豆花勇仔搖搖頭，陳種玉內心一震，腦裡閃過林氏素，以及她那把砍刀與赤皮標槍的影子：「嗯，沒看到最好。此事，只有你知、我知，還有阿欽和祖師公知。以後，若是有人問起，你就說啥都不知喔！」

送走豆花勇仔，陳種玉立刻調整情緒，準備接見另外那名黃厝人。

頂街北側的鳶山半腰，確實是住有一撮黃姓人家。陳種玉回想半晌，腦幕依稀浮現，染坊也確實有過一名跟在陳宏、陳志兄弟身邊打雜，後來升為半桶師仔的「黃飛」印象。

然而，乍聞對方來自敏感的大豹社，家丁並未讓進，陳種玉於是前往後院會見。

打開後門，陳種玉迎面一看，來者身貌，果然似曾相識。但因已經長大成人，身後又跟來了兩名陌生女子，不禁再度確認問道：

「我若無記錯，你應該就是當年那個打藍學徒，黃飛？」

「對，對，頭家好記性，我就是那個打藍學徒，黃飛。」

「阿原叔、阿宏、阿志，連續離開後，將近五、六年未見，你怎會跑去大豹社呢？」

黃飛左顧右看，四下無人，這才回答，原來蘇力率領義軍反抗日軍時，他跟在詹戇番、鱸鰻秦仔身邊當傳令；兩人戰死，他又跟著陳小埤、陳年園、陳通他們，躲入大豹山區，自

此便在泰雅部落住下。後來，日方宣布「寬赦令」時，他因捨不得離開「伊娜」，宣布「招降令」時，又因已跟「伊娜」結婚；於是就協助泰雅人守護大豹社，直到「伊娜」懷孕了，這才偷偷攜回鳶山祭拜祖先與祖師公。

黃飛身後的兩名陌生女子，年輕者看似懷有身孕，年長者揹著一名幼童。兩人都經過一番喬裝，雖然身穿三角湧藍衫、頭包漢式藍巾，但從身態上，倒還能看出並非在地婦女。

「來，來，伊娜、艾瑪，都靠過來，我幫妳們介紹一下。」黃飛叫著保持一段距離的她們，陳種玉也表示歡迎說：「來，來，大家認識一下。在我這裡，任何人都不必顧慮！」

兩名女子，禮貌性質的解開頭巾時，美麗臉上都刺有青紋，前者較淡較窄，後者又濃又寬。顯然，兩人在部落裡，應該都擁有相當淑名；尤其後者，想必更是享有一份德望的。

聽過黃飛說明，原來「伊娜」正是其妻。「艾瑪」竟然便是總頭目瓦旦·燮促之弟，大豹社第二勇士把亞斯·燮促的牽手；她揹在背後的幼童，更竟然就是瓦旦·燮促的長子。

「喔，失敬，失敬。都快請入內奉茶，都快請入內奉茶！——」

陳種玉連忙叫來家丁，交待總鋪師多在隱密內室，加擺一桌待客，但被黃飛婉拒。婉拒的原因，其一是眾目睽睽，不想連累頭家；其二是，此行艾瑪是受到大嫂請託，瞞著族長瓦旦·燮促偷偷帶著這侄兒，冒險揹來三角湧街求醫與祈神的，因而時間不容拖延。

既然如此，陳種玉改為吩咐女傭，打包魚與肉，當作贈禮。此時，日方早已實施山地封鎖，嚴禁貨物交換，食品正是社群所需之一。但艾瑪或因立場顧忌，或因尊嚴問題，並不接受；經黃飛誠懇解釋，這是漢人傳統餽贈禮俗，不拿會讓主人非常難過，於是勉強同意。

打包的空檔，黃飛聊起部落狀況，說泰雅人其實不信漢神，這回是因為自己祖靈都再三求過了，族內依舊戰事不止、疫病不斷，今日只好來求外神祖師公；若是時間不趕，他稍後可能還會帶至新建的「拜堂」，祈求不一樣的洋神「上帝」與「基督」，一起庇佑族人。

有神求到無神，有佛求到無佛。求過自己祖靈、漢人神佛，還不能放心、還不夠安心，還得再求那位馬偕牧師帶來的洋神，泰雅族的困境可見一斑。陳種玉搖搖頭，形勢比人強，漢人都已經泥菩薩過江了，他所能做到的協助，其實非常有限。「能不能麻煩你，安排我和瓦旦·燮促見面一次，談談大家合作開發山林，一邊種茶製腦，一邊發展農業，協助改善族人生活的機會？此事越快越好，任何地點都行。」他囑託黃飛，然後問向艾瑪：

「這囡仔，三、四歲了吧？叫啥名，又患啥病，非得揹來街上求醫呢？」

「他叫樂信·瓦旦，連日發燒、喘咳、昏睡，巫婆們也說不出啥病來。」

「瓦旦·燮促，樂信·瓦旦，你說他們是父子嗎？」陳種玉有點納悶道。

再經黃飛解釋，陳種玉這才瞭解，原來泰雅人不像漢人具有姓氏；他們使用的是「親子連名」制，前稱為子名，後稱為父名，代代相循。陳種玉一聽，不覺有趣而好奇的又問：

「那麼，伊娜、艾瑪的後稱，又是啥名字？這種連名制，應該有啥特殊用意吧？」

「伊娜的雅爸（父親）是拉庫斯，艾瑪的雅爸是比繞，他們兩人是表兄弟，所以艾瑪、伊娜是表姊妹。」拉庫斯是樟樹，賦義樟樹的高大，不怕蟲蛀；比繞是光照之意，因為出生在灰暗霾冬，而寄盼此名，能夠帶給族人明亮的天空與希望。提及樟樹的前代價值，樟腦的此代禍患，黃飛邊苦笑邊詢問後，翻譯說：「艾瑪、伊娜，她們說這是沿用古早兩位祖先的名字，意義已經無從追查，只知是一對很會染線和織布的好女祖。」

原來，泰雅人命名與漢人相似，也有寄寓生命願景，或是追念族賢祖德的效法意義。雙方不同的是，漢人會巧妙避開祖先名諱，泰雅人則直接以親長名、祖先名，加以連名。

陳種玉莞爾一笑，腦中閃過王阿原曾經講過的，發生在文仔噠與伊娜，卡朗·達奧與艾瑪身上的古老傳說，正想幫她們填補那段「無從追查」的空白記憶時，總鋪師已經提來打包禮物。雙手致上禮物，陳種玉建議後續事情，應該分頭進行，才能節省時間，避開注意。

黃飛夫婦，由秦、詹兩位師傅護送，前去祈求洋神；艾瑪孀侄由女佣與他協助，前往求醫拿藥。陳種玉心想，黃飛曾經是鱸鰻秦仔、詹憲番的生死夥伴，秦、詹師傅諒必不致為難伊娜，甚或挑釁教堂牧師才對；同時也預料，除非他親自出面，病兒一定難以順利獲診。

女佣帶著艾瑪孀侄，走土地公坑溪左岸後巷。陳種玉則由染布街上，且招呼來往鄉親，且留意日本憲警動向，且佯裝若無其事的走向中街。

三角湧街上，有王阿杉、陳文章兩家漢醫診所，王家在前、陳家在後，都跟陳種玉頗有交情，也剛好都位於靠溪一側。此時，歷任辦務署、台北保良局參事，並獲授紳士佩章的陳嘉猷，已身膺桃園廳參事暨三角湧公學校囑託，官僚、弟子眾多。陳種玉同時料定，今日賓客焦點，必然集中在陳嘉猷的元芳號染坊，及至入內一看，果然如此；於是，擇要敬過酒，打過招呼，總算在日本官席露過臉後，趕緊轉往對面較近的王阿杉藥房。

阿杉先仔府上，今日也是親友盈門，陳種玉藉故尿急，拉著他走向後院茅廁旁，一陣耳語請託。兩人打開後門，招手叫進艾瑪，阿杉先仔趕緊掀開揹巾一看，臉色不禁乍變，話也不多說，簡單指示陳種玉後，立刻拉著艾瑪，火速走向相距幾家的元春藥房後院。

陳種玉遵照指示，從前門走進元春藥房，如法炮製，將文章先仔拉至後院；兩位名醫會診結果，這囡仔竟然是染上了，相當麻煩的肺炎。當下，馬上摒退無關人等，由前者施針、後者調劑，並緊急煎藥灌服，昏昏沉沉的樂信·瓦旦，終於這才發出兩句微弱哭聲。

「嗚，嗚嗚，雅亞和雅爸在哪裡？——」

「我要雅亞抱抱，我要雅爸抱抱！——」

醫者仁心，聽其聲，見其情，考慮對方的境遇與不便，兩位大夫都不收醫藥費。說過醫囑，遞上藥包，文章先仔更將艾瑪領至後院角落，指著兩盆藥草，交待嗣後的療癒方法。

兩盆藥草，一為「臭腥草」，清熱解毒、殺菌定喘，正是肺炎剋星；二為「七葉膽」，祛痰止咳、強壯身體，增益兒童成長，有山野「人蔘」之稱。兩種藥草，大豹社山野到處都是，隨手可得，加上宜食宜飲，用法簡單，正是上天賜給偏遠山民的恩物。

臨別前，發自樂信·瓦旦與陳材浦年紀相仿的疼惜心情，陳種玉很想靠近，端詳這囡仔一眼，但卻馬上遭到嚴厲制止。「不可，不可，千萬不可！種玉兄，你家材浦，不是正在出麻疹嗎？肺炎，有的會傳染，麻疹，那是一定會傳染的！」兩位醫者都警告道：

「這是絕對禁忌啦！你這大好人，可莫讓這兩個囡仔，病上加病，雪上加霜喔！」

「哎呀，可不是，我竟然忘記了。醫有專攻，病有禁忌，多謝提醒，多謝提醒！」

陳種玉因而無從親見，此兒到底較像泰雅人、平埔人，還是漢人轉世的神鬼面貌。

已經六年了，陳種玉還記得大郎仙仔的批斷，翁景新前生是一名泰雅酋長，後世也將如此還原。他相信神鬼，相信因果，相信靈魂，但願自家陳材浦就是翁國材投胎的，也但願這個樂信·瓦旦，就是翁景新重新轉世的。

這麼認定著，陳種玉一陣慰藉入心。他於是精神一振，不再覺得煩累與矛盾了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大鬍子馬偕牧師，曾經初履三角湧傳福音，光緒五年（1879），三角湧教會首建第一所禮拜堂。光緒九年，馬偕牧師再履三角湧講道，受到祖師信眾擲石攻

擊，蒙難於禮拜堂內；更於光緒十三年十月，無畏跋涉險途，無懼生命險境，三抵三角湧，上山參觀劉銘傳開辦的「山地兒童學堂」。

凡走過必留下足跡，凡做過必留下事蹟。或許，這是洋神留給泰雅人的深刻印象吧？

馬偕的第一所禮拜堂，由於遭受三角湧人極力排斥，不被允許設在街區，便購得窟仔底右畔，八張現成民宅充當之；當時，該邊郊為一撮花弄柳巷所在，頗讓做禮拜的教徒感到尷尬，遂又遷往中街尾端右側，與一家壽材店為鄰。及至改朝換代，日軍開入三角湧進行大焚街，禮拜堂同遭燹火燒燬；後經馬偕親自奔走，要求日本政府補償教會損失，遂在明治三十三年（1900）元月，使用該筆補償金，再度遷建禮拜堂於鳶山南麓的頂街右側。

這第三所禮拜堂，便是黃飛與三角湧基督徒之間，私相口中所稱，新建的「拜堂」。

秦、詹師傅有點不樂意，但也不想有所忌憚的領著黃飛與伊娜，公開當街而行。不樂意的原因，當然是前往之處，正是他們曾經非常反對的洋神、洋廟；不想有所忌憚，這是因為鱸鰻秦仔、詹戇番相繼戰死後，兩人對於「神」與「人」的看法，已經大為改變了。

「日本人要抓人，要剃頭嗎？那就來抓我，來剃我吧！——」

「漢人、番仔，現在還要互相仇恨，互相對立下去嗎？——」

「何必閃，何必躲？天意一轉，啥神啥人都逃不掉啦！——」

「阿飛，好歹我們也曾經師徒一場，你千萬莫誤會，我們不想顧慮任何人的眼光，但是一定會保護你們的安全啦。」一路上，他們從生老病死聊到天意，從天意聊到人情義理。然後，聊到黃飛與伊娜的成親：「阿飛，夫妻是一輩子的大事，你無後悔嗎？」

「後悔啥，不娶伊娜，我回來三角湧做個羅漢腳仔嗎？」黃飛無悔道：「下晡，偷偷回家祭祖時，那些親堂有的搖頭，有的點頭。不過，就算都反對了，我還是不後悔啦！」

「哈，少年人，愛到卡慘死。若是鱸鰻、戇番還活著，躲在番社這麼做，我們也不反對啦。哈，哈，以前出草殺人的大冤家，現在變成傳宗接代的大親家啦！」

「眼前，最矛盾的是日本人正在攻打番社，三角湧人正在侵佔番地，這女婿和媳婦會是一種啥心情呢？時局這麼演變，神明這麼安排，命運也真會捉弄我們喔！」

聊到命運，黃飛提及樂信·瓦旦出生前夕，聽說其父瓦旦·變促，曾經夢見祖靈顯聖，說這囡仔是生來替泰雅族受罪的。黃飛不免擔憂著，既然樂信·瓦旦命運如此，那麼他與伊娜生下的第二代，是不是也會連帶受到，某種相關命運的波及呢？

路過中街、頂街交界時，原先的市集已移至下街，空地上被建起數戶新店家。人來人往中，黃飛尋找著依稀記憶的算命攤，兩位師傅則告訴他，大郎先仔早已很久不見蹤影了。

四人行向頂街，行過土地公坑抗日戰場的山道口。這山道口，因為曾經走進許多有去無回的戰亡人物，附近行人漸少，聚落漸疏；新建拜堂，便孤立在那些稀稀疏疏的家屋中。

拜堂，似乎總是大門敞開，堂內立刻走出一名傳道士，這傳道士名叫「陳和」，跟秦、詹師傅都是熟人。彼此乍見，恰值慶祝祖師廟重建落成之日，兩位師傅尷尬一笑，陳和卻以為對方是來無事找事的，不禁大吃一驚。但隨即鎮定下來，滿臉謙和的歡迎說：

「請進，請進。無論是來參觀指教或向主做禱告，都很歡迎，都很歡迎！——」

伊娜進去了，黃飛也進去了。秦、詹師傅也許因信仰忌諱，也許因受命守護兩人，便等在門外，左右觀望。他們靜靜聽著，陳和先是替兩人簡介洋教的來歷，說明「基督」救世主的身世；然後，指導他們，怎麼向洋神做「禱告」。

禱告，頗為冗長，他們終於等到前來會合的女佣與艾瑪。陳和出來領進艾瑪後，又是一

次簡介、說明，與冗長禱告。日色漸暮，天光漸黃，惦記著祖師廟前的大戲開演，兩位師傅有點不耐了；也許，因責任之內的催促，信仰之外的好奇，兩人不禁悄悄進入，探看究竟。

洋廟內，擺設極為簡樸，二十來人可坐的七、八張長條凳，最前方底端，有一塊木板釘製的講台與講壇。講台後方，底壁正中央稍高處，安置著一名雙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半裸洋人像。這洋人像，面貌很像大鬍子馬偕，應該就是所謂代替世人受罪的「基督」耶穌吧？

所謂唯一至高的「上帝」，則四處看不到具體的神尊供祀。周遭，倒卻嗅得滿堂隱隱暗香；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張講台上，還擺插了一束山野到處都有，隨手可採的野薑花。

禱告者，也並不燒香點燭，只是默默坐在板凳上，閉目合掌而禱。信奉呂仙祖的黃飛，恭身守在伊娜與艾瑪後側，並未參與禱告；兩位師傅於是便站在黃飛身旁，面對如此肅穆氣氛，倒也不由得泛生一股，非我族類的敬意來。

「三位不是教內兄弟，不便敬拜，那我就一起幫你們祈禱了。」陳和說著，低頭默默坐下，雙手合在胸前，也同時做起了禱告。

受到總頭目之妻，同命妯娌請託的艾瑪，面對全族困境，可能覺得坐而禱之，有所不足吧？於是起立向前三拜，然後跪而祈之，好讓「上帝」能夠聽得更加真切；伊娜一看，立刻起身仿效，也是起立向前三拜，然後跪而祈之。

一對族女解開頭巾為敬，喁喁而唸，兩張刺青紋面不住牽動嘴角，喃喃而求。艾瑪背上的幼童，或因剛才的藥效發揮了，或因感受到苦難的沉重吧？嗚哇兩聲，開始清醒而哭。

「兩位泰雅姊妹，上帝已經長駐汝心，福音已經無所不在。」陳和於是請起她們，輕聲提醒道：「今日禱告到此為止，日頭落山前，妳們還要趕路回家呢！」

從頂街返回大豹社之路，以走前述土地公溪左岸的抗日山道，左轉麻園，再沿麻園溪出二鬮，最能避開日本軍警的監視隘哨。之後，沿五寮尖山西麓走至阿厝坑山斷口，便可越過五寮溪，潛向金敏仔山徑，進入金敏仔社的保護範圍。

安全護送一行人走出二鬮庄外，兩位師傅返至三角湧街時，陳種玉已陸續送走幾批跑攤親友，略顯醉意的坐在內廳，兀自啜飲著醒酒清茶。前廳、後院，仍有不少吃流水席的親友們，正在大聲划拳喝令，長期累積的低抑情緒，微微恢復了幾許節慶氣氛的歡鬧；陳種玉一面聽取回報，一面陪著兩位師傅，走向旁邊預留的桌席用餐。

「嗯，想不到那個黃飛，就這樣娶了泰雅牽手。」眼見好酒好菜當前，兩位師傅卻是一副沉思神色，陳種玉不禁打趣問說：「有問他，住在大豹部落，還有興趣放風箏嗎？」

「哈，倒是忘了問。不過，內外艱困，他哪有這種好心情？」兩位師傅苦笑道。

「那也難講，心情好會放風箏，心情壞更要放風箏。看著風箏逆風飛上天，內心就會跟著升起，一種風中飄搖的寄望啦。」

「少年頭仔，你比較聰明，能不能幫我們想想，這世上真正有神明仙佛的存在嗎？」

「當然有。若無，今日慶祝祖師廟落成，七股十多庄內外，怎會跑來這麼多鄉親？」

「那麼，這世上——也是真的，另外有洋神上帝，基督耶穌的存在嗎？」

「應該有吧？若無，那位加拿大的馬偕牧師，怎麼會千里迢迢跑來台灣傳福音，還在三角湧先後三次建拜堂。嘿，你們今日是怎樣了，怎麼會這樣奇怪問我呢？」

「不瞞您說，我們剛才不只進去新拜堂，看那對表姊妹做禱告，還受到陳和好心的祝福啦。若是真的有神明存在，上帝不會責怪我們冒犯祂，祖師公不會責怪我們背叛祂吧？」

「哈，莫想太多。祂們都已經成神成聖了，哪會怪罪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？」

「唉，以前痛恨泰雅人，很野蠻；現在才知，他們比我們漢人，還悲哀，連求個醫、拜個神，都要躲躲閃閃。希望真的有洋神上帝的存在，這樣他們就可以多得到一份庇庇！」

「莫想太多，吃個大飽、喝個半醉後，就去廟埕看戲，好歹也讓自己快樂一下。」

「這次慶祝祖師公回駕，演的是哪齣戲？」

「是糊塗神仙渡眾生，濟公傳。這戲連演三日，好讓大家一次看個過癮。另外，順便讓你們驚喜一下，神豬比賽已經頒獎了，想不到豆花勇仔的其中一隻，竟然得到第三等。」陳種玉寬慰道：「哈，比賽前我還在煩惱，最好前六等，不能都給那些大戶領走才好。」

「豬公肉，按等計價出售，窮苦一生的豆花勇仔母子，總算賺到一筆小財了。」兩位師傅果然驚喜說：「這麼一來，以後一定會有更多窮戶努力養豬，一起參加神豬比賽了。」

「還有，我說個小秘密，也讓你吃驚一下。」陳種玉笑道：「你們一定不知，鱸鰻、鱸番他們幾個義軍，生前曾經吃過豆花勇仔的豆花，要他把帳記在祖師公的廟壁上吧？」

「喔，喔，這兩個夭壽囡仔，竟然把自己的豆花債，欠在祖師公頭上？」兩位師傅一聽陳種玉此話，果然也是大吃一驚。

「莫罵，莫罵，人欠債，神來還，人造業，神來擔。透過重建新廟的機會，祖師公都替他們還清，都替他們承擔了。」說到欠債與造業，陳種玉壓低聲音，又說：「另有一件事，你們一定也會大吃一驚，那就是劉扁獅和張阿三，中午被人殺死了。詹師傅以前當保良巡邏員，曾經抓過他們，可能會被日本警察叫去問話，必須小心應付。唉，哈，冥冥天意，糊塗神仙渡眾生，濟公傳快上演了！一切莫想太多，有事祖師公擔著，你們趕緊去看戲吧！」

濟公傳，亦莊亦諧、先苦後甘，不帶國仇家恨色彩，只含因果報應意趣，純粹是一齣老少咸宜，提升善良心靈的民俗好戲。這是適逢改朝換代未久，特別經過陳嘉猷、陳種玉、林金井等廟務頭人，深思熟慮後的共同決定；其著眼點為，既能避開日本軍警監督，又能符合祖師公的佛家身世，更可撫慰鄉親劫後餘生的良苦戲旨。

廟埕上，向神佛祈福祝願的「扮仙」戲，已接近尾聲。蒼勁高亢的北管唱腔，激越拔尖的噴吶吹奏，昂揚喧騰的鑼鼓點子，聲聲灌耳；直將一副變天肝腸，高高蕩向秋末夜空。

送走最後一批賓客，無事的家人傭僕，紛紛結伴看戲去了；偌大染坊內，難得空出些許清靜。陳種玉無心也無暇看戲，他覺得這副浮茫勞累的身心，必須稍微自我沉澱一下了。

抗日之初，匆匆保全祖師本尊，是他與所有三角湧人的最大舊願；倥傯六年而過，如今終於順利迎回祖師金身，更是他與所有三角湧人的最大新願。身處亂世，失去了祖國、失去了親友，沮喪憑藉而活的，難道不就是因為有這尊神明，有這份心願的存在嗎？

但神明看不見，摸不著，又當真存在嗎？眼下，既已達成迎神返廟的舊願，下一步路、下一個新願，又將何從做起？陳種玉不禁連連搔抓，早已剪斷舊朝長辮的短髮而問。然後，一屁股癱坐在大廳上，任由新舊情愫，交雜著北管樂音，走馬燈似的迴旋在天際雲端。

成就大願，孤力實在非常有限，只能藉助新朝力量及社會資源，共襄盛舉。明治三十年八月，他與陳嘉猷、黃純青、華鈞等人，早在辦務署長里見義政的核准下，招募海山堡鄰近街庄頭人，合組「三角湧農會署辦事處」（台灣第一所農會「三峽農會」前身），申請總督府經費補助，協助鄉民樂業興利。他思考著，三角湧三面環山，山區資源頗多，下一步路、下一個新願，或許可以指向包括泰雅族人在內，所有山鄉子民的經濟改善吧？

「種玉啊，種玉啊，你有在家嗎？——」

如此思考時，店外有人問著。隨即，顧店的長子陳材洲，領進了五個人，一邊十分意外

的呼喊說：「哇，阿爸，您猜猜看，這是誰來找您呢？」

來者，竟然是長鬚飄白，已經六十歲的李三朋。陳種玉喜出望外，趕緊起身相迎：

「哎喲，李中堂，罕見的貴客，請坐，請坐。快，快叫後面總鋪師，擺桌上菜！」

「哈，免囉，免囉。我這頭眩症不可吃吃喝喝，這次回鄉只是單純看廟拜神啦。」

李三朋由四名堂親陪伴著，輕啜幾口清茶，閒話幾句家常，也不談時事政局，便要陳種玉帶他去看廟。一行人走出陳恒芳染坊，先看斜對面的媽祖廟，再看重建落成的祖師廟。

「種玉啊，你們陳、林兩姓頭人都辛苦了，這回重建祖師廟，下回就是媽祖廟吧？重建媽祖廟的經費，就像重建祖師廟這樣，也莫忘算我一份。」拜過守海護航的媽祖婆，船務已因時政趨穩，恢復正常營運的李三朋，指著廟外街面說：「一旦重建了媽祖廟，這條歷盡風霜的老街，也應該改頭換面了吧？歷史在變，世界在變，三角湧也須要跟著改變啦。」

趁著李三朋提到迎向歷史新局的話題，陳種玉於是請教他，對於自己打算結合泰雅族，開發山區資源的看法。李三朋告訴陳種玉，泰雅族的生活方式、思想觀念，都跟漢人大有差別；此事勢必難上加難，只能聊盡心意，不能寄以厚望。

李三朋微觀預測，泰雅人若是不思改變，即將面臨的命運，可能會比漢人多苦五十年。但宏觀提醒，漢人也不可沾沾自喜，幸災樂禍。這是因為世局始終都在變，而且牽一髮動全身，海峽對岸革命浪潮方興未艾，清朝搖搖欲墜，一旦大國傾覆，台灣難免受到波及；到時候，包括漢番在內的台灣整體命運，又將如何演變，那就已經遠遠超出他的智慧範圍了。

一行人走至下街拐角，轉入熙熙攘攘的熱鬧廟埕中。李三朋一邊十分理性的分析著，一邊問迷於盲似地，轉頭四處尋找著，何人何物？陳種玉不覺會心而笑，問說：

「請問李中堂，您是在找大郎先仔，和他的算命攤子嗎？」

「唉，莫再這樣叫我，台灣實在被那個李中堂害慘了，我到現在都還非常生氣。」在陳種玉告知，大郎先仔早已消失多年後，李三朋搖頭嘆氣道：「不過，那個李鴻章，也許幫台灣做對了一件事。一旦清朝覆滅，民國新立，日本一定趁虛入侵中國，這對已經附屬日本的台灣人來說，倒可躲過一次超級戰禍。但話說回來，這只是我的私見，其後福福禍禍的複雜性，恐怕連大郎先仔都很難鐵口直斷，大概只有上帝公、媽祖婆和祖師公，才能明白！」

李三朋一邊招呼著鄉親，一邊被陳種玉等人，簇擁入廟，廟公隨即點上香把。

廟裡，李三朋喃喃求祈。廟外，「扮仙」完畢的戲子們，退向後台，準備正戲演出。戲棚上，一陣緊鑼密鼓後，蹦出一串小鑼叩響，引出一名搖扇遊僧，唸起一段詼諧開場：

咚，咚，起咚起咚，咚——

大廟內，法相莊嚴的清水祖師啊

您是真佛，我是假仙。請受我這尊假仙，一個敬拜

咚，咚，起咚起咚，咚——

戲台下，滾滾紅塵的苦難眾生啊

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請聽我這個癲僧，三句奉勸

天上有天災，人間有人禍。天災人禍，世途真歹行

哎呀，但是，好加在喔——

天上有因果，人間有報應。因果報應，世道判分明

咚，咚，起咚起咚，咚——

這世上，善善惡惡終有報。眼前不報，是時機未到

其中果報，連看三天，便知分曉。善哉，阿彌陀佛

李三朋拜過祖師公，欣賞了一圈重建的新廟，走出廟門，聆聽了一回遊僧唱詞，又走往廟埕尾，觀看了一陣展覽神豬。然後，撫著斑白長髯，既搖頭又點頭，莞爾微笑了起來。

「種玉啊，世事要人也要神，要神也要人，你們真巧，懂得這麼做。」他稱贊道。

「祖師公是聖僧，改朝換代的第一台戲，當然請來濟公活佛開棚。但願佛祖慈悲，保佑三角湧子孫，可以過得平順安好。」陳種玉有點心虛的說：「不過，養神豬、殺神豬，這種鼓勵殺生拜佛的方式，我恐怕祖師公和那些老輩鄉親，不知會有啥看法呢？」

「老輩鄉親有意見，你就說，這是經過我李三朋贊成的。說到祖師公嘛，其實祂早就知道了，你會這麼做。當年你阿公攜家帶眷，搬來三角湧開染坊，不就是經過祂和媽祖婆，連允六柘應許的嗎？」李三朋笑道：「哈，四十年了，記得那時，你才四、五歲吧？大家在陳嘉猷他阿公的塾堂作客，已經懂得跟我搶糕吃了。那個林金井，還撒了翁景新一泡尿呢！」

「多謝三朋叔，有您這麼說，我就敢大膽去做了。」陳種玉聽著，撫今憶昔，不免感嘆道：「唉，四十年了，現在我們都還活著，翁六爺卻已經作古了。唉，唉，也不知這時局，會不會還有第二次變天啊？」

「短期不會，長期我不知道。我們只能虔誠祈求神佛，此事永遠莫再發生。」

說到翁景新，陳種玉述及六年前，那次勸降之行，臨別要他轉達的當年承諾。

「彼時，也是在陳嘉猷他家的塾堂內，看你們三個囡仔很可愛，我們於是私下開玩笑相激；他娶親，我就包一牛車茶葉做紅包，我生兒子，他就送兩擔樟腦做賀禮。」李三朋回憶道：「他說，欠我的樟腦，後世人會雙倍補送嗎？哈，都改朝換代囉，他竟然還記住！」

原來如此。而眼下死的死，老的老，囡仔也邁入中年了，兩人不禁笑到流眼淚。

戲棚上，手鑼響過，胡琴拉起。一陣苦旦哭調下，兩人傷逝的默默走出廟埕尾。

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三日連台好戲，當然都是全以喜劇收場。

然而，戲齣可依劇本美化故事，世間卻不能按心願本彩排人生。

在劉扁獅與張阿三之死的查緝上，有地緣關係的豆花勇仔，有舊日事端的詹師傅，先後都被傳去問話；但好在前者有陳種玉作證，後者有陳和作證，全被無事飭回。數日後，日本警察不知從何處查知，死者兩人曾經多次調戲林氏素，又都撞死在其夫墓頭上，覺得非常湊巧；於是前往打鐵店，搜出砍刀與赤皮標槍各一把，立刻將她押至衙門，接受嚴厲審問。

「林氏素，是你殺死劉扁獅和張阿三嗎？」衙門擺出刑具，以為嫌犯必將百般狡賴。

「沒錯，殺了我吧，就是我殺死劉扁獅和張阿三啦。」不意，林氏素當堂承認罪行。

「妳小小一個婦人，怎能同時殺死兩個男人？說出共犯，就可免受刑求；——」

「我是寡婦，這兩個鴉片鬼，一直糾纏我；只好買了許多鴉片膏，騙去公墓上，吸到恍神恍神，然後出手猛推他們撞死在墓頭。若說有共犯，那就是我家查埔人，許阿欽啦！」

「你家男人死多久了？是被劉扁獅和張阿三害死的嗎？若是，妳便可免去死刑。」

「不，他是病死的，已經死去五、六年了。判我死刑吧，剝頭、槍殺，都可以！」

林氏素思量了一下，不想節外生枝，徒生牽連，爽快說完便不再答話。既然如此，日本警察寫好供狀，正要林氏素畫押，卻被她獨生子阿進請來了陳國治，及時趕到提出抗辯。

「大人且慢，有病歷為證，嫌犯長年患有怔忡症和失心瘋，她的供詞都是假的，不能採信。她若是真的殺人，那也是精神錯亂之下所為，應該罪不致死！」陳國治似乎有備而來，

立刻呈上元春藥房的診治過程，以及處方紀錄。

日本警察一邊翻閱呈堂資料，一邊著人傳來文章先仔作證時，早已未雨綢繆的陳種玉，也請來新上任的日本公醫，各自攜帶鄰近幾間鴉片店的販售紀錄，並暨驗屍證明趕到了。

「販售紀錄上，並無林氏素姓名，倒是死者二人，都寫得密密麻麻。」陳種玉說：「由此可證，購買鴉片吸食，都是死者二人的自發行為，全跟林氏素無關。」

「兩具屍體，頭部破裂之外，沒有其他任何外傷；但瞳孔變小，皮膚發紺，呈現鴉片中毒現象。」日本公醫則作證認為：「研判，現場人證、物證皆無，主要死因應是呼吸困難，頭部破裂的傷口，應是鴉片毒性發作，腦中缺氧，自己昏亂跌撞造成的。」

就這樣，砍刀、赤皮標槍被沒收，林氏素被無罪釋放，此案暫時算是以喜劇收場。

當晚，還是不能放心的陳種玉，私下帶著愛妻劉氏發，前去公館後庄探視林氏素。

對於阿欽戰死後，始終鬱鬱寡歡，一心求死的這位「男人婆」、「女將軍」，兩人早已想好，必須說些什麼安慰話。劉氏發與林氏素年歲相仿，加上早已熟識，陳種玉先讓她們女人對女人，閒聊了一些溫馨家常；然後，觀察對方心情明顯轉好，於是以兩句「世故男人」的心聲，做為慰勉與感謝。

「阿素啊，他們兩人之死，咱們都心裡有數，不必明講。這兩個害死小埤兄弟和陳通的爪耙仔，因為有日本人當靠山，大家都看在眼裡，恨在心裡，一直不敢動他。但這件事，連陳嘉猷、陳國治和我都辦不到，妳竟然代替我們這些查埔人，動手完成了，實在真佩服，真感謝啦！」陳種玉十分感激，並且但願如此的說：「此事一過，雲淡風輕，無哀無怨，歡迎妳常去染坊找阿發仔泡茶聊天，互相談心事啦！」

返回染坊，一路無語，一直處在剛才聊談情境的劉氏發，突然提醒陳種玉一句話。那就是女人心，女人才懂，事情恐怕，沒他看到的那麼樂觀。

「這個阿素個性很像我，只要有相愛的尪婿陪伴著，一切辛苦和痛苦都能忍受。所以，動手害死劉扁獅和張阿三，只是一種懷恨日本人的發洩。只要日本人還在，她的失心瘋，一定還會再發作！」劉氏發要求陳種玉：「三不五時，我們應該主動過去看她才好！」

果然，劉氏發的直覺很準確。五天後，兩人再往公館後庄看林氏素時，鄰居說她已經吵著兒子，全家遷去隆恩埔了。隆恩埔正是許阿欽戰亡之地，半個月後，豆花勇仔又來向陳種玉報訊說，林氏素死在新家廳頭了；死前，不斷出聲大笑，還緊緊抱著許阿欽的舊枕頭。

林氏素出殯時，陳種玉夫妻前去拈香與送行。孤哀子阿進告訴兩人，他阿母生前交待，不能跟他阿爸死在同日，也要死在同地，不能跟他阿爸死在同屋，也要葬在同處。送行後下山，夫前妻後走著，劉氏發一邊感慨林氏素這句話，一邊不禁連連暗覷了好幾眼，改朝換代短短六年多來，陳種玉已經整頭斑白的後腦殼。

「老爺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活著，無論怎樣都要撐住啊。」劉氏發突然暗暗流淚說。

「安啦，我會好好活著撐住這個家，撐住咱三角湧啦。」陳種玉不敢轉頭看愛妻。

陳種玉不敢轉頭看的原因是，觸景生情之下，同樣是患難夫妻、亂世子民，身為一介一家之主與一個地方頭人，其實他也只能內心自我把定，卻無力於事事都有把握的流淚了。

另一方面，送過林氏素上山後，關於邀晤瓦旦·燮促之事，陳種玉一直等不到黃飛的回覆。但樟腦生產，已因近山樟木採盡，開始移向內山，隘勇腦丁被殺事件，逐漸增多了。

稍早，陳氏三人為了增進在地經濟發展，已有重啟近山資源開發的構想。其中，尤為重點的種茶、製腦兩項，當初是在劉銘傳的撫番政策下，交由林維源、蘇力、翁景新、陳小埤

等人所承作；現今，舊朝舊人，逃的逃、死的死，正亟待新朝新人，繼續領頭推動。

原本，陳種玉打算參考「三角湧農會署辦事處」的方式，邀同泰雅社群組成一家類似的興殖合股公司，促使形成日本人、三角湧人、泰雅族人，三方互利共榮局面的。但是這項邀約，若非黃飛一時忘記或人微言輕，便是有可能瓦旦·燮促，根本就忠言逆耳吧？

事實上，黃飛並未忘記，也並非人微言輕，當晚一回到大豹社，他馬上坦實面告瓦旦·燮促此行經過，並轉達陳種玉的合作邀晤。此外，瓦旦·燮促本人，也並非聽不進耳內；瓦旦·燮促看過已漸有起色的長子，悄悄站上一塊部落巨岩，獨自陷入一陣沉思。

漢人的耕植與醫藥能力，確實勝過泰雅人很多，但漢人的奸貪心性，卻讓他從小記憶深刻，不敢恭維。劉銘傳撫墾期間，漢人經由蘇力、蘇俊、陳小埤所建立的友善關係，雖然致使漢人抗日失敗時，泰雅人基於唇亡齒寒的考慮，樂意收留義軍殘部。然而，一部分後來意志不堅的被招降者，竟然反過來憑藉山地經驗，恩將仇報，協助日方剿殺泰雅族人；這使得他本身與族內長老，無不感到漢人的善變與投機而痛心。

「漢醫值得感謝，漢神或可祈求。但蘇力他們不在後，三角湧還有誰值得信賴嗎？」

「以我們所知，陳種玉為人溫和公正，已經取代蘇力他們，成為三角湧的新頭人。」

「漢人入侵族人領地以來，獵場快速縮小。合作開墾山林，那要叫我們怎麼打獵？」

「向漢人學習農耕種作，尤其是製茶、煉腦的技術，生活應該還是可以過得很好。」

「但是，答應合作開墾山林，豈不等於投降日本，歸化漢人。這樣祖先會答應嗎？」

「還有，日本統治手段殘酷，漢人羅漢腳仔會更加欺侮婦女，這是我們最反感的。」

「我認為，萬一打開前門，日本人和漢人必會湧進後院，平埔人就是這樣滅族的。」

「到這地步，每天都得看見日本人和漢人，舊仇新恨，活著一定比死去，還痛苦。」

「請大家想想看，有什麼既能減輕個人的痛苦，又能盡量保住族人命脈的好辦法。」

「參考我們漢人歷史經驗，辦法有二。但其中利弊，就要看頭目和族人怎麼選擇？」

瓦旦·燮促一陣沉思後，令人請來金敏仔、敦樂、有木諸社頭目與長老，以及義軍幹部齊聚巨岩下，共商陳種玉該項合作提議。以上意見，即為彼此看法的重點。

義軍幹部所提的歷史經驗，其一是「自我了結痛苦」，隨時隨地準備決死一戰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要有人活著，牢記這段歷史，便已心甘情願。橫溪人敬奉的「梏公」，中國唐朝「安史之亂」時，守城不降、糧盡援絕，只好殺親煮肉為繼，城破被殺當作了結痛苦，死前猶自痛罵敵方。陳小埤兄弟、林成祖、翁景新等人，選擇的就是這條「決死一戰」之路。

其二是「共同忍辱偷生」，邊戰邊退、權且保命，一邊含恨輾轉民野，一邊忍辱儲備力量，一邊伺機待變重起，倒也終酬其志。三角湧人信仰的「清水祖師」陳昭應，其祖先原為漢裔宋吏，北宋後期元人入侵，南宋時陳昭應投軍抗元兵敗，於是率族南遷福建等待時機，父亡子承、子亡孫繼，一等就等過宋亡九十年後，才由後代子孫助明滅元，間接達成遺志。蘇力叔侄、陳種玉、陳嘉猷、林金井、陳國治等人，選擇的便是這條「忍辱待變」之路。

「眼看最後一戰，隨時爆發，那麼你們怎麼選擇呢？」瓦旦·燮促看向義軍幹部。

「祖國拋棄、日本殘殺，雙重怨恨，我們就算做鬼也不能解脫。」義軍幹部都說。

「我們更像夏天的青蛙，滿肚子怒氣，已經不想再等九十年了。」各社頭目也說。

「那麼拒絕陳種玉的好意，你我聯手，繼續抗戰下去。我們就這麼決定了！——」

商議有了結果，大家各自離開後，瓦旦·燮促重新站至巨岩上，不覺仰望群山而嘆。天空是如此湛藍亮麗，我心為何這麼暗沉悲絕？難道，一讓再讓，一忍再忍的泰雅族命運，在

求過自己祖靈之外，甚至連漢神、洋神都一起祈求了，但卻還是無法得到改變嗎？

兩種漢人存亡典範，當然各有參考價值。前者，讓他想像著，此時大豹社面臨日本軍警封鎖的情形，簡直就像「尅公」當年的絕境；所幸的是大豹山區地形複雜，且有外社透過隱密山徑，暗中提供各種支援。所不幸的是外社之外，三角湧漢人都已經自身難保了，萬一山徑再被日方阻斷，他能像「尅公」那樣斷情斷義，殺親煮肉充饑，撐待其他援軍到來嗎？

後者，「清水祖師」比他幸運的是，中國幅員遼闊，漢人盤根錯節，敗退迴旋容易，臨戰一呼百應。台灣土薄地窄，泰雅人更少過漢人許多，一旦社破家毀，泰雅子孫還能有重新復社，重拾家園的機會嗎？泰雅人與日本人的最後之戰，已箭在弦上，此戰無論是否可以自我了結多少個人痛苦，身為總頭目的他，最少也得保住族人一線生機，以及基本尊嚴吧？

不遠處，雞罩山支脈，雙乳峰南麓台地上，黃飛正在教導社童放風箏，瓦旦·燮促發出一記鳶嘯，將他傳呼了過來。歸附大豹社的義軍，為了避開跟三角湧隘勇腦丁，漢人相殘的矛盾，瓦旦·燮促將之部署在東眼、有木屯墾，同時協防大崙崁、烏來、深坑方面的日軍突襲；黃飛當初因年紀還小，便隨著擔任顧問的老殘義軍留在大豹社，負責訊息傳遞迄今。

「報告總頭目，有啥指示要我傳達嗎？」黃飛拿著紙鳶及長線，興沖沖的跑來了。

「唉，也沒什麼。我只想問問，你怕死嗎？」瓦旦·燮促沉吟半晌，斟酌著措詞。

「嗯，我不怕死。」黃飛聽後一愣，暗忖神色凝重的瓦旦·燮促，必有大事交待。

「很好，我有一件比死還重大的任務，想請你幫忙。你們漢人和日本人，不是最會安排奸細，打探敵情嗎？」瓦旦·燮促終於想到說詞了：「我要你帶著伊娜，潛回三角湧臥底。消息傳送，就採用泰雅族最古老的竹雞傳音術，所以只要身分保密，一定不會被發現。」

「潛回三角湧臥底，還帶著伊娜，那豈不是自暴身分了？」

「唉，你不想伊娜生下孩子後，大豹溪又增加一個，裝在木盆放生的嬰兒吧？不過，這確實是個問題。」瓦旦·燮促猶豫了一下，苦中逗趣的說：「你們漢神，不是非常靈聖嗎？黃昏我會請來巫師，教導你們竹雞傳音術，你就可以當場請示祂們，這問題怎麼解決。」

其實，瓦旦·燮促特意遣走黃飛夫妻的主要用意，是打算不著痕跡，暗將泰雅子孫的另外一線生存機會，隱藏在人多勢眾的漢人血脈裡。他想，漢神就算自私，不願保佑泰雅人，也應該會看在嬰兒那一半血緣的情分上，幫忙黃飛與伊娜，解決問題的。

泰雅巫法，多傳女性，不同於漢神多抓男乩。竹雞傳音術，則是以晨昏啟動的竹雞啼聲為媒介，一山傳過一山、一溪遞過一溪，將一縷冥念透過集體輾轉共鳴，互為接力傳送的一種古老巫法；所以，黃飛無緣習得此術，表面上，這也就是他必須攜同伊娜臥底的藉口。

黃昏前，最資深的巫婆，阿蘇莉被請來了。掀翕著紋面癟嘴，抖擻著乾皺枯手，好不容易教懂伊娜這套巫法；適臨日色染黃，竹雞啼暮時分，阿蘇莉說，伊娜可以現學現試了。

首先，黃飛請問，臥底身分會不會暴露呢？獲得的回答是，不會。其次請示，如何進行臥底呢？回答是，黃飛躲在「陳恒芳染坊」中，伊娜躲在「鳶山炭窯」裡。黃飛以為兩個答案，只是出於自己的內心想望，並非神明的顯聖指示，於是再問，回答者是何方神聖？

其一答曰，「吾乃清水祖師是也」。其二答曰，「吾乃孚佑帝君（呂仙祖）是也」。

最後，伊娜本人另問，日、我雙方死戰過後，還可見到族長瓦旦·燮促，以及表姊艾瑪嗎？回答是，可。又問，日後泰雅人還能擁有本族社群嗎？回答是，能。伊娜也以為這只是出於自己的內心願景，於是再問，回答者是何方神聖？

其一答說，「我是泰雅千年祖靈」。其二答說，「我是救世主基督耶穌」。

「記住，除非重大情報，否則不可亂用此術，這是絕對禁忌。」試巫完畢，瓦旦·燮促慎重叮嚀黃飛：「還有，你更要記住！因為泰雅人以前承續過平埔血緣，伊娜生下的孩子，若是眼弧大而眼神像鹿，那是偏向平埔族；若是輪廓深而眼神像鷹，那是偏向泰雅族；若是臉皮黃而眼神像狼，那是偏向你們漢人。但無論如何，你都要無偏無私，用心養育！」

向義軍出完最後一趟傳遞任務，同時教懂社童如何順利放飛風箏後，黃飛於是謹記上述叮嚀，充滿信諾與希望地，攜同伊娜潛返三角湧。

並且，果然如上述神明所示，黃飛在陳種玉得知瓦旦·燮促決定的失望下，幸運獲允回僱「陳恒芳染坊」，升任為已經逐漸年邁衰老的，秦、詹師傅的「二手」（副手）。

伊娜便匿居在鳶山南峰北麓下，協助公公黃鳶製炭，整日砍柴燒窯，全身燻得通黑。只要不開口說話，倒也讓人難以看出，她其實是個嫁入漢人家族的紋面媳婦。

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，三角湧人在原址重建媽祖廟。日本人則已先後增置了多條，包括民、警、軍在內混組的隘勇線，步步壓縮大豹社群的生存空間。

其中，內瓦厝埔、上瓦厝埔隘勇線上，互呈犄角的雞罩山、鹿窟尖（白石鞍山），居高臨下，俯瞰大豹溪谷；昔日，泰雅族倚為天險的兩座大山，如今頓成兩處致命罩門。兩條勇線增置一年多來，泰雅人為了摧毀其上兩處隘勇分遣所，早已犧牲無數青壯戰士。

次年，佐久間左馬太履任台灣總督，九月初，有將隘勇線往前推入大豹社之議；瓦旦·燮促獲得義軍密訊，於是趁夜率勇奇襲，盡毀附近相關設備。九月九日，佐久間左馬太在盛怒之下，速增大炮、手榴彈支援；並調遣桃園、深坑警勇一千四百餘員，委令廳長級大官隨同督戰，分從上述隘勇山道、大豹溪徑，三面合擊大豹社群，此役史稱「大豹社戰役」。

戰火，由一枚從鹿窟尖發射的大炮揭開序幕。鹿窟尖下方，扼守「烏才頭」、「狗空」關口的泰雅哨站，首先中炮燃燒；哨勇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活者趕緊抱起傷者，就近逃回金敏仔社。大炮於是拉長射程，再轟金敏仔社，日方警勇則破關而入，機槍直掃大豹溪谷。

另一方面，早有準備的內、外大豹社，同時已在雞罩山、鹿窟尖南麓山野，後稱「外插角」之地，展開一場殊死戰。外插角位於外大豹部落西北面，穿越雙乳峰山徑可達，平時正是大豹社獵場之一。此戰場，由瓦旦·燮促率領本社，並同部分鄰近金敏仔社人迎戰。

此役直戰至第三天，山下傳訊金敏仔、外大豹失守，社人已溯溪逃入內大豹。

第四天，日軍加強火力，在雞罩山、鹿窟尖之間的「展望峰」，連連發炮命中大豹本社，瞬間部落火光沖天，煙霧瀰漫大豹溪谷。

第五天，山下又傳來婦孺死傷慘重的壞消息，請示是否再戰？

「當然再戰，不多殺幾個日本人，難消我們心頭恨火！——」

一夥族勇與幾名義軍叫嚷著，奮不顧身便衝向「展望峰」，試圖搶佔日軍炮台。

日軍機槍掃射下，他們前仆後繼，眼看就要達陣了，突然對方接連擲下手榴彈。幾陣震耳爆響過後，大家死的死、傷的傷，紛紛應聲滾落「展望峰」。

「頭目，快過來看看，把亞斯好像快死了！」一名活者抱著一名傷者，躲進戰壕裡。

把亞斯是瓦旦·燮促的三弟，當哥哥立刻潛向戰壕時，把亞斯右半身染滿鮮血，雙眼緊閉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「大哥，我覺得好累，好冷。請抱緊我，請抱緊我！——」

「把亞斯，你不能死。雅亞已經失去伊邦，你死了，要我怎麼向她老人家交待呀？」

幸好，把亞斯只是被炸斷右手，經過初步止血，瓦旦·燮促揹起把亞斯，族勇們揹起其

他傷者，開始互相掩護，交間撤回本社。社內，果然如傳報所言，傷亡滿目，哀號盈野。瓦旦·燮促於是一邊分派救傷工作，一邊召開社群緊急會議；但會議進行中，山頭炮火有增無減，溪谷防線節節敗退，只好匆匆做下，退往更深山區的權宜決議。

撤退路線，有木社代表認為，東面內瓦厝埔隘勇線的熊空山南端，有一缺口，他們可逕行經由屈尺撤入烏來；東眼社代表認為，西面雖駐有白石山隘勇，但西南面山高嶺峻，還有不少進退空間，應是理想撤退之地。此線沿東眼溪岸前往東眼山半途，曾經死過二弟依邦，瓦旦·燮促一直視為畏途；但族人安全撤退，自當優先考慮，於是也就感然點頭定案了。

這決議被迅速通告各社，並約定會師於志繼山西端的金平山垵口。撤退行動，由熟悉地形的東眼社人開路，其他社人居中；大豹社，因距離東眼溪口最近，其社勇便負責斷後。

瓦旦·燮促估計各社路程，抓緊時間，督促社眾打理家當。其實，長年跟漢人、日本人抗爭下，部落內，早已沒什麼所謂的「家當」可言。比較麻煩的是，那麼多老祖墳，與連日喪命的許多新屍體；匆忙逃徙中，老祖墳只能原地遺棄，新屍體也只好就地放火燒掉了。

劉銘傳撫墾時期，蘇力、陳小埤入山煉腦，曾在西側山坡留下大堆樟木廢柴，經年曝日不腐。新屍體便集中在廢柴堆上，經巫師簡單行舞施咒後，由最資深的長老點火焚化。

「親愛的泰雅勇士們，你們再也無憂無慮了，這就速速追隨祖靈而去吧！——」

「偉大的泰雅英雄們，你們再也無痛無苦了，請恕我們的無能和無奈啊！——」

長老代表亡者家長，悲聲悼念，瓦旦·燮促也代表活存勇士，下跪告罪。九月的藍天白雲下，熊熊嗆鼻的樟柴火煙裡，勇士遺屬們首先哭了，左右鄰居的婦女們接著哭了；終至連童稚無知的小孩與嬰兒們，也感染著這份生離死別的哀痛，全都放聲哭在一起了。

適時，東眼溪口、大豹溪下游，各自傳來一縷狼煙與三記槍響；狼煙是敦樂部落，即將抵達的訊號，槍響是外大豹社勇遇襲，準備沿溪退入的警告。瓦旦·燮促立刻收拾悲傷，一邊派出一組本社族勇，前往支援，一邊面對哀痛族人，下達開拔命令。

此役結束數日後，佐久間左馬太隨即率領隘勇與腦丁，親赴樟火餘燼猶溫，泰雅血淚未乾，屍臭幽幽襲鼻的大豹社，重新搭起樟腦寮，建起樟腦灶。日本軍警，並即同時著手佈設電網、地雷，嚴防瓦旦·燮促突然調頭回奪。

自此，整條大豹河流域，整座泰雅族世居山谷，悉遭日本人、漢人，完全佔領。

事實上，瓦旦·燮促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，保護社眾要緊，哪有可能回奪大豹社。

他一口氣領著殘部，退至霧口坑山平谷，俯瞰下方已無追兵，於是下令暫為休息。自己則趁此空檔，向前巡視傷勇、慰問老弱；而承蒙祖靈保佑，幸好大家都表示，還能撐住。

幾名傷勇被攙扶著，坐在一截足可背靠背，半躺六、七人的巨樟樹頭上，準備接受熟悉草藥的義軍醫治。瓦旦·燮促正想彎腰探問，卻是立刻好像遭到電擊的彈身跳開，旁人以為他踩到蜈蚣或龜殼花之類的毒蟲、毒蛇，趕緊圍過來關心。

但並非如此，被蜈蚣、龜殼花咬到非常痛苦，甚至喪命，瓦旦·燮促則是觸及遠較被牠們咬到，還要更加痛苦的悲傷記憶。稍早於蘇力等人入山煉腦之前，他二弟依邦·燮促便是為了抵抗來自五寮方向，李朝華率領的中營隘勇，戰死在這片樟林山谷的；其後，三角湧、大崙崁爆發抗日諸役，族人趁亂重返五寮部落時，此地早已巨樟伐盡，樹頭處處。

「大哥、大頭目，好獵犬，哪怕山豬咬傷！請您放心，我們都會很快好起來啦！」三弟把亞斯與傷患們，挨坐在樹頭上忍痛逗笑地，反過來安慰瓦旦·燮促。

「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們泰雅族，已經不能再失去任何族人，任何獵犬了！」瓦旦·燮促也痛在心裡，笑在嘴上地，一邊通令各部落頭目，開始清點家戶人數。未幾，各部落先後清查回報，一名精於算數的義軍迅速算出結果，扣掉有木社及漢人不算，總計為三十三戶，人數則無法確定，大約為一百三十出頭。為何無法「確定」？因為，根據回報者說明，各部落都有幾名重傷半死者，不知能不能活到安全地點的東眼山下。

記憶所及，泰雅族十三個部落，世居大豹溪流域三百多年，加上後來投靠的橫溪瓦烈、油蔴二社，人數已經高達千餘口。日本人才短短入侵不到十年，今日驚聞這個數目，瓦旦·燮促渾身一冷，差點昏倒。

「山神啊，泰雅族究竟受到什麼詛咒，竟然落到這種地步？溪神啊，為什麼死去的，不是我這差勁的總頭目，而是這麼多無辜的族人？」瓦旦·燮促不禁抱住一棵枯死老樟，且猛力槌打，且放聲痛哭：「祖靈啊，我請問祢們，這究竟是為什麼，為什麼，為什麼呀？」

瓦旦·燮促的哭聲，感染著巢破鳥散的泰雅族人，也感染著有家歸不得的漢人義軍。剎時，海拔一千二百餘米的東眼山斜影下，一條九彎十八拐的逃亡谷嶺間，不禁此響彼應、此起彼落地，一起哭開了如下天問般的空谷回音：

山神啊，溪神啊，歷代的祖靈啊，這是為什麼，為什麼，為什麼呀？——

祖師公啊，媽祖婆啊，上帝公啊，這是為什麼，為什麼，為什麼呀？——

大家一陣哭問後，紛紛擦乾眼淚。幾名浮躁傢伙，不覺怨天尤人的互相責怪起來：

「若不是你們三角湧漢人，引來了日本人，泰雅人現在怎會落到這麼悲慘？」

「我們也是非常無奈啊，要怪就得怪，大家為何會共同活在這塊土地上吧？」

「已經一百多年了，先是漢人為了墾地侵佔獵場，現在是日本人為了樟腦，滅社毀家。你們漢人、日本人，一定會受到天神懲罰啦！」

「漢人有錯，泰雅人也有錯。若是不反抗，讓出樟木林，今日哪會被滅社毀家呢？」

「哼，你竟然這樣教訓我們。那麼請問，當初三角湧人，為什麼拚死反抗日本人？」

「無緣無故，整片家園就這麼突然被侵佔了。我們拚死反抗，是因為滿腔憤怒呀！」

「你們的理由，正是我們的理由。難道，只准許漢人憤怒，不准許泰雅人生氣嗎？」

互相指責中，瓦旦·燮促靜靜聽著，任由發洩，最後是由四名長者開腔，打了圓場。

「聽來聽去，當然錯的是我們漢人。」一位老義軍說：「我這早該戰死在土地公坑的老廢物，若是能夠代表三角湧人的話，我願意在這裡，向泰雅人說一聲歹勢啦！」

「想來想去，我們漢人有一句警告世人的老話，非常靈驗，那就是因果報應，各人造業各人擔。現在，三角湧漢人已經承擔了變天的報應，並且還連累泰雅人。接下來，應該就快輪到那個無情無義的滿清政府，然後輪到這個無道無理的日本國了！」另一位老義軍說：「不過，想看到這種報應，我們就得好好活下去，活得比他們長命啦！」

「對，大家互相怪來怪去，一定會像青蛙那樣，先氣到脹死自己。」事已至此，兩位泰雅長老也不想節外生枝，另起爭端的說：「社破家毀不用怕，我們爬上東眼山後，再跟女人們努力生下一大堆泰雅子孫，就算五代十代，也一定要看見他們得到因果報應！」

四名長者打過圓場，在前開路的東眼社先鋒，剛好遣人傳報，他們已偵察過附近情勢，要求大家速往金平山埡口會合。金平山埡口，南攀志繼山可抵東眼山，但坡度非常陡峭，幾乎比登天還難；沿金平山麓西行，北轉詩朗山可達詩朗社，此線坡度緩和，似乎較宜老幼行走。各部落頭目聽過說明後，於是同意依此路線，再度動身啟程。

詩朗社位於五寮東南邊，其下方落鷹峽口地形險要，雖有一勇當關萬夫難闖之勢，但附近山谷狹窄，可用腹地不大，並非長住久安之地。大家行抵該社，略為用餐休息後，於是分批繼續往更高更深的山區轉進，身為大頭目的瓦旦·燮促之家，則留待最後才走。

當前兩批社人安全抵達志繼（Sikei）的狼煙升起，瓦旦·燮促很高興，但僅只高興了三天。因為，第三批抵達義盛（Gihen）的族人，所升起的狼煙非常凌亂，瓦旦·燮促心知必有壞事發生，果然忐忑不安的等到黃昏，一名快腳族勇匆匆奔來傳告，把亞斯傷重而亡了；而更悲慘的是，不只如此，連帶走在他身邊的多名同伴，也都轟然一聲，全被炸爛了。

「轟然一聲，全被炸爛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瓦旦·燮促緊緊抓住該快腳族勇衣領，不敢相信而問；對方卻是自顧搖頭流淚，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「把亞斯他們，一定是誤踩地雷，被當場炸爛了。」兩名義軍痛心道：「地雷是一種最新型的殺敵武器，偽裝在淺土下，有點像泰雅獵人的隱形陷阱，威力比手榴彈強大百倍，連黑熊誤踩都必死無疑，何況是人。日本人實在有夠殘忍，竟然連這種手段也用上了！」

原來如此，難怪就算被砍斷頸子，也絕不倒下的泰雅勇士，竟然會死得這麼脆弱而不明不白。然而，形勢比人強，瓦旦·燮促強忍巨慟不想哭，也不想咒罵日本人了。

「那些死去兒子的母親，和死去丈夫的艾瑪，她們都希望把死者的頭和臉，對著大豹溪方向埋葬。這麼一來，才能日日夜夜，像鳥一樣俯瞰失去的家園！」該族勇徵求同意說。

「三角湧漢人的墓碑有堂號，大豹溪泰雅人的亡靈有方向，這是天地日月共同當見證，山神和溪神一起允許的。那就這樣安葬他們吧！」瓦旦·燮促與長老們，都一致贊同道。

該族勇返回數日，第四道狼煙顯示，他們已如願安葬死者，並穿越雪霧鬧（sibunao），落腳於附近的泰亞富（Taiyaf）了。看過最後這道狼煙，瓦旦·燮促終於鬆下一口氣，思索著以後應該怎麼做，才好讓第四批族人，既能減少詩朗社的負擔，又能避開日本人的暗算。

「親愛的瓦旦，瞧你沒來幾日，頭上又增加許多白髮。」詩朗社頭目偕同瓦旦·燮促，爬上外詩朗山，指向南面不遠的內詩朗山，誠心邀請說：「好兄弟，鬆開眉頭，別想太多。詩朗社非常樂意撥出那塊山谷，互相扶持，同享這片獵場，這才是你最好的做法啦！」

瓦旦·燮促預料，既然已經讓出樟樹林地，短期間日方應無攻擊行動才對，兩社正好可利用這段空檔，向漢人義軍學習農作技術；於是，感謝的點頭接受，詩朗社頭目的建議。

然而，這只是瓦旦·燮促的單方想法；漢人義軍當然願意配合墾耕山地，日本軍警卻是不此而止，非但繼續貫徹圍屠策略，更還加緊著手隘勇線的擴設。翌年十一月，三角湧經大豹至有木，三角湧經五寮至阿姆坪，總計一百公里的電網隘道，竟然快速設置完成了。

明治四十年三月，久困山區，生路斷絕的泰雅族人，先有大崙崁、烏來諸社，後有金敏仔、有木殘社，陸續降伏。心不甘情不願的大豹社群，則附加了下列四項要求，聊以權充最後生存與尊嚴的交換條件。其一是「隘線外番地請禁外人開墾」，其二是「准番人集線內居住，並保有彈藥武器」，其三是「番人被徵為隘勇，有被打綻臀部，及割斷腳筋者，以後請予保護」，其四是「請禁止腦丁對番婦之猥褻行為，並自願以後馘首行為以豬代替之」。

歸降典禮，於阿姆坪監督所舉行過後，各社大門洞開，日警趁機大殺殘留義軍。

大豹諸社留下的近山舊地，遂由陳種玉、陳嘉猷、陳國治，所創設的「三角湧興殖合股公司」，在明治四十一年獲准進行造林、墾植事業；大豹溪流域的內山坡谷，便由日商組成的「三井物產株式會社」，獲准前往製腦、種茶。基隆人顏雲年則在同年，獲准山區煤礦開採權；而比顏雲年稍早者，更有新竹關西客家人范姜羅，率先採礦於大豹溪下游的圳仔頭，

其人時常騎著一匹白馬代步，一路悠哉悠哉地，從大埔庄山道前去巡視他的礦場與員工。

一支弱勢民族的滅社，上述產業遂乃始肇。一頭疲憊獵物的倒斃，不但解決了在地泉、漳人的就業生計，更同時引來了外地漢族、粵族的進駐拓殖，三角湧經濟於是為之興盛。

明治四十二年元月，已生有兩子的瓦旦·燮促，眼見局勢敗壞至此，不得不在倖活義軍獻策下，攜著才只十歲的長子樂信·瓦旦，充當人質，隻身前往角板山，正式歸順日本。

「唉，失去一子，保全整個族人命脈，我當然願意，但日本人願意嗎？」

「獻子為質，以退為進，中國歷史早有成功先例。大頭目，應可試試！」

「萬一，日本人問起，既然知道會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我要怎麼回答？」

「要盡量示弱和恭維。你可反問，堂堂皇軍容不得一隻困獸，做出幾下掙扎嗎？」

「親愛的樂信，只因為你是長子，雅爸只好選擇犧牲你了。此去生死不知，凶吉難料，禍福只有祖靈才曉得。你願意代替雅爸和雅亞，代替族人，承受這種犧牲嗎？」

「親愛的雅爸，您不要難過，不要悲傷。樂信非常願意，非常願意！」

「既然願意，那你就閉起眼睛，跟著雅爸跪下。我們父子，一起朝向南面祖靈居住的帕帕克瓦卡（大霸尖山），再朝向東面生下你的大豹溪谷，誠心做過最後的告別！——」

這是歸順前三日，瓦旦·燮促此生，最後一次了結痛苦的掙扎與抉擇。

出發前夕，瓦旦·燮促特地陪同這名長子，進行了一次小小的狩獵。沿途藍鵲、烏鴉齊飛，竹雞漫山啼叫，預示處境兇吉都有，禍福紛陳。他們獵得兩隻花雉而歸，一家子共食最後一餐傳統獵味時，教過伊娜「竹雞傳音術」的阿蘇莉，喜沖沖來報，三則竹雞傳訊。

其一是，成親多年只生一女的伊娜，終於又產下一對比黃飛略黑，比伊娜稍白的雙胞胎男嬰了。發訊者是一位雙目微闔，手持玉笏，自稱是「天上聖母」的莊嚴漢婦；此漢婦，阿蘇莉附加說明，好像就是她曾聽義軍提過的，那尊三角湧漢人視為共同母親的「媽祖婆」。

其二是，平埔族雖已憑空消失，泰雅族應可繼續存在，只要樂信熬過「人質」歲月，日後必將成為泰雅「先知」。發訊者是一位披髮虬鬚，手持十字架，自稱是「基督」的悲憫洋人；阿蘇莉說，此人她見過，很像二十二年前，去過「山地兒童學堂」的那位馬偕牧師。

其三是，瓦旦·燮促此行，將會遇到心性誠正的好人，不但時機契合，所託正確，日後更將會擁有許多兼具日本武魄，泰雅英魂的優秀子孫。發訊者是一位手執鐵劍，頸掛玉串，自稱「天照大神」的男相女士；這位男貌女身者，阿蘇莉說，她就不知祂是何方神靈了。

次日，瓦旦·燮促父子抵達角板山，先是受到一組哨兵嚴厲盤問，隨後被押往，即將成立一所「番童教育所」的日警監督所旁等候；不久，一位上唇蓄著兩撇八字鬚的警官，由兩名佩刀警員陪同走過來，接見他們。瓦旦·燮促報上姓名與來意，三人乍聽，起初不信，再經一名警員入內取出畫像仔細對照後，立刻大嚇一跳。兩名警員立刻抽刀準備扣押，但被長官揮手制止，反而十分禮敬的，將父子二人帶進監督所內，一邊請坐，一邊請茶。

「瓦旦·燮促，最讓我方軍警，膽戰心驚的泰雅鬥士，先請接受我的最高敬意！」八字鬚警官，脫下帽子，先是一個大大的鞠躬。在正式接受瓦旦·燮促投降前，操持著簡單泰雅語，加上比手畫腳，先禮後兵詢問道：「歸順後，你不得模仿三角湧人的詐降惡例，務必受到日本政府的絕對規範。所以，相對的雙方，你事先有什麼附帶條件嗎？」

「除了請求日本政府徹底執行，兩年前答應過大豹社群的四項要求以外，我這次歸順，只有一個附帶請求。」瓦旦·燮促也學著該警官，大大一個鞠躬禮地，使用簡單日語，比手畫腳說：「十二年前，我曾經去過東京、橫濱各地，親見日本社會的繁榮；我希望這個長子

樂信·瓦旦，可留在日本人身邊，接受日本教育，學習日本文明，將來返鄉服務泰雅族人。歸降後，如有反悔，那就請大人槍斃了這孩子，做為嚴厲懲罰，瓦旦·燮促絕無怨言！」

「獻子為質，卻要求不多，足見誠意。好極了，一言為定，我接受你的投降。但是，希望留下這孩子，此事我必須仔細研究！」該警官口氣轉為嚴肅，伸手順了順八字鬚，猶豫片刻，朝內叫來一名文職警員。兩人使用日語，一陣認真討論後，瓦旦·燮促父子，於是轉由這位鬚毛剃得十分光潔的文職警員，接辦嗣後手續。

該警員，一邊領著他們走出監督所，一邊叫來一名通譯，一起站在「番童教育所」的基地上，開始冗長而詳盡的講述，日本人即將著手於番童教育的整套理想與計畫。然後，又帶去參觀後方的日本宿寮，並說明樂信·瓦旦，此後就由他接手照顧，直到學會獨立生活。

「瓦旦·燮促桑，請完全放心！我初來台灣，在日本老家也有個八、九歲的長子，思念家人之餘，一定也會像自己兒子那樣，照料您這長子！」這位文職警員，想必受過相當的文教薰陶，在簡便午餐招待中，一再呈現學養、素養的保證著。最後臨別前，甚至更還對著這孩子彎腰蹲下，親切向他讚美起來，似乎希望藉以取得，這對異族父子的好感與信任。

「你叫作樂信·瓦旦嗎？哇，多麼好聽的名字，多麼俊俏的小傢伙！」他似乎規畫著，也期許著：「頭額高闊，眼神清亮，好一副聰明相。將來，一定是個族人的好醫生！」

「哎呀，聰明的小伙子，你將來是個醫治各種病痛的好醫生，怎能自己先流淚呢？」通譯操著客家腔，眼眶略凹，可能是個混有平埔族血緣的客家人，也逗樂著依依不捨的樂信·瓦旦說：「來，來，笑一笑，笑一笑嘛。再哭下去，你雅爸怎能走得了身，回得了家呀？」

「謝謝你們，謝謝你們。嗯，親愛的雅爸，樂信不哭，樂信會好好聽話，好好學習；家裡，還有雅亞、小旦咖、小巴麗、小阿里他們等著，您放心回去吧。但要記住，您一直不停咳嗽，以後不能再猛抽香菸了！」樂信·瓦旦拭乾淚水，強忍著哭聲，反而囑咐起父親來。

小旦咖，是小他三歲的弟弟旦咖·瓦旦；小巴麗、小阿里，是詩朗社頭目的兒子，贈送給兩兄弟當玩伴的一對小獵犬。為父者心想，這孩子應該還記得，當時小巴麗、小阿里，被他們兄弟抱走前，狗雅亞、狗伴們與這對小犬，互相不斷哀吟哭喚的離別情形吧？

「那麼，真誠拜託了。這孩子以後的事情，就這樣麻煩兩位大人了！」

瓦旦·燮促緊擁了這長子一下，起身大大兩個鞠躬後，便不敢回顧一眼地，快步走出樂信·瓦旦的視野。因為，不這樣趕快離開，接下來哭泣流淚的一定就是他，這隻狗雅爸。

「那麼，就這樣完全信任日本人嗎？但是，不這樣割捨和信任，又能怎樣呢？」

回程，瓦旦·燮促一路悲哀的回想著，忍不住又取出香菸，一根根猛抽了起來。

十月，「角板山番童教育所」成立，樂信·瓦旦以「渡井三郎」之名，入學接受初期日式教育。接著，漸次歷經桃園尋常小學校、台灣醫學專科學校、新竹州山地特約醫師，及至入贅日本四國望族日野家族，再度易名為「日野三郎」；嗣後，終至昭和二十年（1945），獲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的至高榮耀地位。

然而，這個長子，其後階段的一切榮辱過程，瓦旦·燮促已經來不及親眼看見了。

至於，漢人口中十分靈驗的其他「因果報應」，瓦旦·燮促更也已經無緣目睹了。

因為，返回詩朗山的兩年間，他頗感身心疲累，鬱鬱寡歡，菸反而越抽越兇了。偶而，只在接見遠道來訪，包括伊娜、艾瑪兩家在內的四散族人時，才會稍感寬慰，略展笑容。

他自己則曾經數度回訪大豹故地，但總是不敢靠近，只遠遠觀望溪畔縷縷樟腦蒸霧，裊裊茶園墾煙，空自失神發呆。而每每落寞回到新社，肝腸與靈魂，總像又被掏空了一次。

明治四十四年（1911）元月，他的肝腸與靈魂，終於被掏空殆盡，只用力咳嗽幾聲，便虛浮倒在詩朗山的梯田上。跟在身後巡田的小旦咖、小巴麗、小阿里，慌忙趨近探視，最後想必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，不禁一起發出三串幼狼般的至痛哀嚎；然後，雞狗乖、雞狗乖、雞狗乖，清晨竹雞開始傳報這件惡耗，一波波、一陣陣地，朝向四野山林接力傳遞而去。

瓦旦·燮促死時，歲數才只半百，竟然比翁景新還少活三年。遺族遵照大豹社人新例，將他簡單安葬在詩朗山頭，墓頭也是朝著大豹溪舊社的方向。